

臺語

文字化
的方向

許 極 燉 著

臺語

文字化
的方向

許 極 燉 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語文字的方向／許極燦著．--第一版．--臺北市：自立晚報，民81

面；公分

ISBN 957-596-197-8(平裝)

1. 臺語

802.5232

81003742

臺灣本土系列三之03

臺語文字化的方向

作者：許極燦

發行人：吳樹民

社長：吳豊山

總編輯：魏淑貞

主編：鄭文聰

文字編輯：余敏媛

美術編輯：何惠華

校對：許極燦 祁玲 韓善珊

行政編輯：吳懿雯

行銷：季沅菲 弭適中 彭明勳

王芳女 林微瑜

出版：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02)3519621轉438

郵撥：0003180-1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五八號

法律顧問：蕭雄林

印刷：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二八〇元

第一版一刷：中華民國81年9月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ISBN 957-596-197-8

序 言

現在地球上已經知影的語言大約有三千種，文字有四百外種。其中文字通用的地域上蓋大的是拉丁(羅馬)字，包括南北美洲、大洋洲、東歐以外的歐洲、土耳其、非洲的西部 kah 南部等。漢字的使用地域 kan¹ na 限於中國、日本 kah 台灣。中國的漢字著(ti⁷)1956年以來開始大簡化，1958年又推行羅馬拼音。日本的漢字愈(zu²)來愈無人氣，假名大出風頭。獨獨臺灣，漢字不但無簡化，顛倒倒退 lu¹ (推)，羅馬字有na²無咧(le)，臺灣的政府對文字上蓋無責無任。

語言起先是用音聲做媒體成立起來的，現在毋免互文字介在之間，kan na 靠音聲 ma 會成立。毋拘(m ku)呢，文字會使(e⁷sai³)講是表記彼(hit)款造成人間文化基盤的語言的工具，因為透過文字，文明即(ciah)伐(huah)出歷史的腳步。語言是毋免靠對文字的理解 ma 會曉無自覺中記憶的，文字是愛憑明確的意識去學來的物件。文字記錄語言的時陣(cun⁷)，記錄用的符號參特定語言形式，亦即是參伊的意義的單位或者是音素的單位愛維持一定的關係。

每一種語言攏(long²)有伊的音韻體系、話句的規律(語法)，共款道理，每一種文字 ma 攏有伊的造字的原則、書寫的體系。所以，對新的文字體系的設定，無論安怎着愛用對彼(hit)種語言結構的分析以及體系化做前提。

台語的起源對泉州話的形成算起已經有1500外多啦。因為伊的主要內涵是 ui³ (由) 漢語的支流分出來的，所以自早就受着漢字的影響，用漢字試行文字化。無奈，漢字的符號體系參台語的音韻體系有一部分無法度協調一致，致使 kah 台語的文字化到今仔日猶(iu⁵)原是著(ti⁷)中途半端的狀態。

如所周知，若無先有語言就無文字，但是文字也會影響（或限制）語言的性格，甚至衍生語言出來。台語的音韻體系的架構是用口語音做經、用文言音做緯建立起來的。文言音是漢語標準語的產物，本底就有漢字，口語音是生活用語無一定攏有漢字。無文字的弱勢語言蓋常會互有文字的強勢語言取代去，台語的語詞甚至於句法一直 teh¹ 受官話（標準語）的「照顧」。但是，過去千外多的歷史，並無一個(e)政府為閩南語、台語設想過有規範化的文字制度，放(pang³)據在伊自生自滅。結果呢，即個語言的書面語攏無發展，文學作品有夠少、有夠可憐。親像我來講，雖然講我算有幸運受過完整的上高(kuan⁵)的教育，但是呢，到即陣(cun⁷)我猶(iau²)無法度通(thang¹)隨心滿意用台語寫批(信)、寫文章，實在是悲哀 ma³ 是苦嘆。毋拘(m⁷ ku)這並不止是我個人的代誌，其實是共(kang¹)款母語的眾人(lang⁵)的問題。

台語的文字化進展到十九世紀中葉，西洋的傳教士運用個(in¹)的文字（羅馬字）設計台語用的羅馬字拼寫法式，ka³ 漢字門(tau³)腳手，挽救台語的沒落。日本人統治台灣時陣，亦設計寫台語用的假名，大量編印台語的冊 kah 辭典，盡了足大的努力。第二次大戰後，有人用注音符號設計寫台語用的方音符號，可惜無啥成果。

對台語文字化的問題，有人認為台語有音着有字（指漢字），所以主張漢字萬能主義。即款認識是無視現實的，即款主張是對台語的慢性毒殺。漢字對台語也像對日語彼款，有貢獻也有伊的侷限性。語言的根本是音聲，漢字雖然講是形聲字，但是結局並無適合標音，是硬體文字無法度通參柔軟性富於變化（variation）的台語口語音配合、適應好勢。koh 按國際化的角度來看，吸收外來詞若限定用漢字肯定會有偏差、脫節，甚至 tue³ bue⁷ 着陣（tin⁷）。所以台語的文字化一定愛採用拼音制度。一方面維持常用又好用的漢字，一方面大膽調用拼音式的文字。

拼音文字有音節性的（如日本假名）、有音素性的（如羅馬字），就標音效率講，後者比前者重（teng⁵）倍好。台語應該採用音素文字來協助漢字表記漢字寫𪗇（bue⁷）出來的部分，亦就是講漢羅透𪗇（thau³ lam⁷）落去用，是台語文字化發展的大方向。透𪗇的原則上好維持漢 7 以上、羅 3 以下，等候用慣勢了後，會顛倒 peng²（反）；漢 3 以下羅 7 以上。照即款原則運用（細節另外研究），必然𪗇互人感覺有啥物無調和。

即幾年來對台語教學問題以及文字化的問題著報紙、學術雜誌發表過的十四篇文章，感謝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魏淑貞女士、鄭文聰先生的協助輯錄做單行本。因為各篇單獨成立，有寡淡薄仔類似或者重複，經過調整了後，應該無啥問題，特別愛感謝鄭先生的用心費神。

1992年7月4日於日本柏市

目 錄

序言	1
----------	---

上篇 台語通論

I 台灣語文問題知多少	3
II 略談台灣話的名稱問題	23
III 台語的文藝復興	31
IV 在台灣實施雙語教育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探討	37
V 對台灣本土語言教育的展望	57
VI 台灣文學著愛用台語來栽培	75

下篇 台語文字化的方向

VII 台語運用漢字所顯現的智慧	85
VIII 漢字表記台語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探討	101
IX 漢字表記台語的歷史考察	131
X 對羅馬字寫台語的淡薄仔看法	183
XI 台語需要一套理想的羅馬字書寫體式	195

• 2 • 台語文字化的方向

XII	台語羅馬字書寫體式的提案.....	217
XIII	台語幾個有爭議性的語音及音標的問題.....	245
XIV	台語文字化的方向.....	259

上篇 台語通論

I 台灣的語文問題知多少

——從台灣話的名稱談起

一、引言

就像台灣的歷史命運坎坷那樣，台灣的語文問題複雜是怪異罕見的。不拘是歷史命運的坎坷或語文的複雜怪異，問題的癥結毋庸諱言均在於政治的不正常所造成。

試就近百年來台灣的語文問題略加檢點，尤不難發現今日台灣的語言文字問題重重，早已成為台灣文化發展、社會進化的隱憂，甚至於是這個社會安和的威脅。

果然，最近台灣的名作家李喬氏在87年12月的《台灣新文化》第15期發表了一篇題為：〈自大的鶴佬人、自卑的客家人、自棄的原住民〉的文章，其主要內容即在縷述「語言的傷害」的體驗，訴說因這種有意無意的傷害所引起的台灣各族羣間的矛盾、衝突與仇恨，使人不禁又彷彿看到清代閩客相鬥的惡夢。李氏的主旨在於呼籲大家拋棄這些族羣的老名稱、舊記號，「千萬人一條心，以『台灣民族』的嶄新剛健英姿，開創台灣人的新前景、新理想。」他懇切「苦勸」大家不要以語言差異挑撥族類感情，語重心長發人深思。我們真是何幸生為台灣人，任何國度不曾發生過的這類問題在我們的社會都發生了。

語言文字是人羣用以表達思想感情的符號系統，它原本無罪，

更不應成為不同族羣用以互相歧視的依據。然而，正因為它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工具，一切文化、政經、法制的根柢，更是思維和意識的媒體，而母語跟我們又是血肉相連，有感情的，所以近百年來台灣的統治者，為了達到其少數統治多數的目的，將統治者的語言獨尊為「國語」，而對於被統治者的各種語言蓄意加以歧視，甚至排斥，更加深了語言的傷痕，斲喪了鄉土文化的傳統。

筆者多年來深切地關注台灣的語文問題，久居異域，仍時刻不忘於斯。最近將幾年來在美日和國內的報紙雜誌發表過的10篇論文輯錄為一冊名為「台灣語文論叢①」主題是《台灣話流浪記》，旨在探究台灣話的歷史，論述台灣的語文問題。在研究的過程中接觸了不少奇論怪說，發現了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趁着讀完李喬氏上述文章的刺激，僅將比較「嚴重」的問題提一下，做為拋磚引玉，請大家來思考。

（附註）：為便於說明，有些語音使用羅馬字（字尾所附數字是聲調）或注音符號。

二、台灣話的名稱問題

〈A〉「國語」名稱並不妥當

「台灣話」是指在台灣通行或台灣人所使用的語言。這本來不應該有什麼問題，但是，因為台灣幾百年來住民的族羣多，語言複雜，又不斷重複着外來的侵凌壓迫與統治的歷史，以致不僅母語被禁止，甚至連語言的名稱也成為「敏感問題」。長期以來，台灣的統治者都是少數的外來集團，他們為了維持其統治自必須設法消弭被統治者的「共同體」(community)意識，而母語正是

這種意識的溫床，因而戰前的日本話和戰後的北京官話（Peking Mandarin）都唯我獨尊以「國語」的姿態君臨台灣而歧視壓迫福佬話、客家話及原住民的語言。

在台灣，「國語」這個名稱每因「改朝換代」而涵義不同。按「國語」一詞所包含的概念是政治性的，不是社會性的。現在台灣通行的「國語」是40年前隨着大陸人避難來台而傳來的。這種語言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北方官話，卻並不等於北京方言，它不但不是絕大多數台灣住民的母語，亦未必是多數在台大陸人的母語。因此，這種「國語」自不足以代表「台灣話」。

按中國有五大方言即(1)官話（分三種詳下）、(2)吳語（以上海話為代表）、(3)閩語（又分建甌的閩北語、福州的閩東語和廈門的閩南語）、(4)粵語（廣州話為代表，又叫「廣府話」）、(5)客家話（梅縣和海陸方言為代表）。其中官話又分北方官話、西南官話和下江（長江流域下游）官話。官話並非一種特定方言，而是由許多方言湊合而成的，所謂官話音是幾百年來以首都官場語音為準的讀書音。事實上方音重的似是而非的官話音很普遍，這種官話就叫做「藍青官話」，大陸來台的高官大員大多講這種藍青官話。

台灣現行的「國語」，在中國大陸對內叫「普通話」（清末留日的蘇文熊首倡的，意為通行各省之語），對外叫「漢語」，在新加坡則叫「華語」。至少在現階段還沒有人會肯定它是「台灣話」。蓋語言的一項規律是社會上的「約定俗成」。一個名稱和它所涵蓋的概念的關係與其說是理論的，毋寧是「約定俗成」的。所以戰後的「中華民國」即指台灣，而「台灣話」不會是指台灣現行的國語，因為還沒取得「約定」的資格。

(B)語言的傷害該休了

再看福佬話、客家話和馬來系原住民語，任何一種都在台灣落地生根百年以上，取得約定俗成的認同了，無疑的這些都是台灣話。不過，觀念上，或習慣上，「台灣話」這個名稱，很自然地會和台灣的「福佬話」（即閩南話）的概念結合起來。正如「中國話」雖然包含了「漢語」以外滿蒙回藏等55個民族的語言，其中漢語又分五大方言，但是觀念上「中國語」並不指漢語以外的任何一種語言，甚至並不指官話系以外的任何漢語。易言之，上海話、福建話、廣東話雖然均「屬」於中國話，但是「中國話」一詞卻不指這些方言。同樣道理，客家話、原住民語都屬於台灣話，但是「台灣話」並不即指這兩種語言而是專指福佬話。

筆者的提案是，在國際上稱「台灣話」時，指的是福佬話，在國內則大家都是「台灣人」，如要區分只有「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和「官話」（最好叫它「華語」，不叫「國語」，以免分高下）。

筆者的經驗，在台大陸人稱其語為「國語」，稱福佬話為「本地話」或「閩南話」，也有稱「台灣話」（或台語）的，他們似乎不知道有「福佬話」（下面將詳加論述）。為了避免無謂的語言傷害，大家都是台灣人，只是母語不同，僅限於把這些母語分別稱為「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語」和「華語」。這樣的話，上引李氏文章內擔心的問題或可以弭免。李文內有一項醒目的標題是：「民進黨快要變成鶴佬人的黨了」，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三、民進黨宣誓時，司儀說：「請大家用自己的母語宣讀誓文。例如：台灣人用台灣話，客家人用客家話！」說者無心毫無惡意，但客家人聽來難免傷心。這種情況幾乎全島到處隨時發生……。

李氏所指摘的這種情形在台灣很普遍，誠然這不只是民進黨司儀一個人的問題而已，但是民進黨對這一點疏忽是不應該的。最近（3月15日）黃爾璇秘書長訪日時，筆者在座談會上特向他介紹李氏這篇文章請他注意這個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也不應只是民進黨的問題，政府和人民都應注意的。「台灣人用台灣話，客家人用客家話」的說法，顯然把客家人排除在「台灣人」之外，而「台灣話」也變成福佬話的同義語和福佬人的專利品是不對的。難怪客家人要傷心而怨恨，這種心情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正如戰前的日本話和戰後的北京官話之成為「國語」，為台灣人民所反感也是必然的。所以筆者要嚴肅地提案廢止「國語」的名稱，對各種母語一視同仁，採行雙語或多語教育的政策。

三、「台灣話」與閩南話的問題

(A)約定俗成了的「台灣話」

如前述，台灣話是指通行於台灣或台灣人的母語。惟因為台灣人的母語有好幾種，依照約定俗成的理由，事實上乃以其中最大多數人的母語福佬話作代表稱為「台灣話」，這與政治無關，而是社會上習慣了的結果。

台灣話又稱台語，通常指的是從漳州、泉州來的移民的語言，

即閩南語，又叫做福佬話。雖然日前「台灣話」這個名稱在學術上還沒什麼地位，但是從學術研究發展的觀點來看，「台灣話」的成立是值得肯定的。

這裏想順便介紹一下「台灣」這個名稱的由來。據日本史家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誌》說在台南安平一帶的平埔族（Siraiya 西拉雅）稱呼漢人爲「Taian」或「Tayan」，意爲「外地人」。荷蘭人也仿稱之爲「Taioan」、或「Tayouan」。明季福建莆田人周嬰的「東蕃記」把它寫作「台員」，同時代的沈鐵則譯作「大灣」，其後康熙年間季麒光的《蓉洲文稿》譯稱「台灣」。惟當時「Taian」原指安平的一鯤鯓島的漢人，亦指其地，久而變成泛稱全台的地名。《明史》卷 302〈外國傳〉有「鷄籠」國，「鷄籠」一稱係仿日人音譯北部平埔族名「Kietagarang」爲「鷄頭籠」而來，原係族名而演成泛指全島的地名，光緒元年（1875）又將其改爲「基隆」。

「台灣」一詞的閩南音和「埋完」相同，鄭成功認爲語義欠佳，於擊退荷蘭開闢台灣時易名爲「東都」，其子鄭經又改爲「東寧」，清朝恢復「台灣」名稱。故「台灣」已經通行三百多年了。日本領台，「台灣人」和「台灣話」逐漸形成，戰時日本人或台灣人撰述有關台語的著作大多習慣於使用「台灣語」這個稱呼，它的內涵就是福佬話，但是時至今日它和大陸各地的閩南話已經顯有差異。

(B) 必須確立學術上的台語

上面提到「台灣話」確立的必要性，蓋這種語言固然是屬於漢藏語族中漢語的閩南音系的下位方言漳泉語。漳州語和泉州語

混合成爲不漳不泉的廈門話，同樣的漳泉人移民台灣也形成了「不漳不泉」的台灣話。然則台灣話並不是廈門話的翻版，雖然同是不漳不泉，可是台語渡海來台三、四百年來在海洋上獨自發展。過去在閩南因爲山川阻隔，村落的血緣性強固也加深語言的方音差。但是台灣南北開闊，漢人與馬來系原住民的交流，漳泉閩客雜處，語言的發展不受血緣地域因素阻撓，再加上受荷蘭、西班牙和日本的長期統治滲入了相當可觀的外來因素。戰後40年來大陸各地的方言匯集到台灣，益使台語融鑄成新的面貌，《台灣省通誌稿》說：「台灣住民大多數既爲閩南系之集團——台灣方言實可謂閩南方言之分身。……然歷經數百年之演變，本來之特質逐漸因生活環境之變遷或小方言集團之雜居固有不能不變者。……漳州、泉州、廈門三系方言已難保在本土時代之純粹性，又於日本割據 50 年間所受日語之影響……」（卷2〈人民志·語言篇〉第4節「台灣方言之成立」）。

然則台語的形成究與大陸的閩南語又有什麼具體的差異？按語言的三大支柱是語音、語彙和語法。閩（南）台語基本上固可以相通，但是台語的聲調漳州音佔優勢，閩南的廈門話輕聲特別多，講話的語調也和台語不同，很容易聽出來，至於語彙的差異之多自不待言。因而如同潮州語、文昌語（海南島）之與廈門話、漳州話、泉州話各自獨立成爲閩南方言一樣，台灣的閩南方言有其獨特的風格，不論就學理、事實而言都有充分必要的條件成立「台灣話」。何況區區廈門島（109平方公里）其語言且可代表閩南語，用「廈門話」作標題的辭典、語學書比比皆是沒人異議；而不論歷史之長、人數之眾、文化經濟之發展遠非廈門可比的台灣，其台灣語除爲日本人所肯定之外，時至今日猶不爲中國